

離合詩釋例

何文匯

離合乃雜體詩一體，古賢多用於遊戲。離合詩無專籍，散見詩總集、別集、歷代詩話、筆記、小說及類書。近人王運熙作有《離合詩考》一文，雖未暇搜羅，亦頗見源流梗概。今更採摭幽潛，用成是篇，以補文學史所闕遺云爾。

離合，析合字體以成詩也。說者咸云始於孔融，舊題梁任昉《文章緣起》云：「孔融作四言離合詩。」明陳懋仁注云：「字可拆合而成文，故曰離合也。」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卷下「離合詩」條云：「右起漢孔融，合其字以成文也。」宋嚴羽《滄浪詩話》云：「離合，字相析合成文，孔融『漁父屈節』之詩是也。」皆以離合為肇始孔融。

漢末孔融有《離合作郡姓名字詩》，茲彙其詩及宋章樵注〔置括號內〕：「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寺弛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盍口渭旁（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不同，合成孔也。）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玳瑁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¹

詩話詳釋孔詩者，以宋葉少蘊《石林詩話》最早，然所載微異。《石林詩話》卷中云：「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余讀《文類》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磯釣，盍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俾也可忘。玳瑁隱曜，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離合『魯國孔融文學』六字。徐而考之，詩二十四句，每四句離合一字。〔案：此說誤，參章樵注〕。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有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合之，則為魯字。下四章類此。」又云：「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文字示其巧也。」

然文學以前，實已具此體之微。溯其遠源，當上及於讖緯。劉勰《文心雕龍·明詩》

¹ 《古文苑註》卷八。

云：「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黃叔琳注〔案：道光十三年葉本序後有朱色書云注乃黃氏客所爲〕「圖讖」云：「孔子作《孝經》及《春秋》、《河洛》成，告備於天。有赤虹下，化爲黃玉，上刻文云：『實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合卯金刀爲劉、禾子爲季也。」案《孝經右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磨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案：《玉函山房》本作「土」，不合〕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案：《玉函》本作「土」，不合〕有劉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實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案：《玉函》本作「禾字」，不合〕，天下服。』此雖有合無離，然已具其體之微矣。

《後漢書·光武紀》記光武即帝位，告天地羣神，其祝文引讖記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李賢注云：「卯金，劉字也。《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爲赤帝後，次代周。』」又《光武紀論》云：「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呂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呂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又《公孫述傳》云：「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子系，十二爲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又同傳言述引《援神契》云：「『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李賢注云：「乙，軋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以上所舉，皆讖緯析字之制，故離合之源頗遠也。

東漢袁康、吳平之《越絕書》，魏伯陽之《參同契》，均隱其籍貫姓名於序中。《越絕書·越絕篇敘外傳記》云：「以去爲姓〔案：《四部叢刊》本作「生」。然同文又云：「姓有去，不能容也。」因據改。《漢魏叢書》及《逸史》本皆作「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楊慎《升菴文集》卷十《跋越絕》云：「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得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于邦賢，蓋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爲而設乎？』或曰：『二子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于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云云，隱其姓名于《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爲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子

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此章釋《越絕書》中隱語甚詳。然王充《論衡》卷十三《超奇篇》云：「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清孫詒讓《札迻》卷九「後有吳君商」條云：「案商當爲高。君高，吳平字。《案書篇》云：『會稽吳君高。』又云：『君高之《越絕書》，即今《越絕書》也。』」實則引《論衡》以證吳平即吳君高，《越絕書》即《越絕錄》，《四庫提要·史部·載記類》已及之，並謂楊慎《丹鉛錄》、胡侍《珍珠船》及田壽爵《留青日札》皆有是說。王充卒於漢和帝永元三年〔見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超奇篇》又云：「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故君高在長生前，長生在王充前。君高必較孔融爲早。升菴謂與孔融同時，殆失考也。

至於魏伯陽，王運熙《離合詩考》一文引葛洪《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約《周易》作《參同契》，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今觀《神仙傳》卷一但云：「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朱熹《參同契考異》卷首引五代彭曉《解義》序云：「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瞻文詞，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無言及《神仙傳》。至明蔣一彭《古文參同契集解》序云：「《神仙傳》云：魏伯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此文不知何處置引號，因所引魏伯陽云云與《神仙傳》異也。淳于叔通桓帝時人，而孔融生於桓帝永興元年，〔見姜亮夫《綜表》〕，則魏伯陽亦在孔融前。案魏伯陽《參同契·自序篇》云：「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游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并。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負，安隱可長生。」《離合詩考》引宋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釋之云：「此乃『魏伯陽』三字隱語也。委與鬼相乘負，魏字也。百之一下爲白，白與人相乘負，伯字也。湯遭旱而無水，爲易，厄之厄際爲卩，卩與易相乘負，陽字也。魏公用意，可謂密矣。」此釋尙未周備。「化形而仙，淪寂無聲。」謂化與仙二字去其聲，即去七與山字，所謂淪寂無聲也。得人字旁，故有下文「遨遊人間」之人字。「敷陳羽翮，東西南傾。」乃用天傾西北，地陷東南語意。此謂陳字去東，故東傾也。得卩字。而卩乃厄之際也。隔并實隱離合之名。末云字經拆離，則必萎黃失義，唯相乘負，方能見意也。「依託丘山」一句，俞琰未得其解。楊慎《丹鉛雜錄》卷九「漢人好作隱語」條釋「依託邱山」云：「古魏字作魏，故云依託邱山，宜乎。」案古「魏」字當作「巍」，「山」字在頂，見《說文》九上「鬼」部。

離合之格，本是先離後合，《越絕》「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爲姓，承之以天。」僅有合無離。若《參同契》之「百世一下，遨遊人

間。」「湯遭阨際，水旱隔并。」始應離合之義。此離合體之濫觴也。

漢魏之際，析字度辭之風甚盛，非獨孔融爲然。《三國志·吳書·薛綜傳》云：「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裴松之注引《江表傳》云：「費禕聘于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世說新語·捷悟》云：「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又云：「人餉魏武一肴，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又云：「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瑩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瑩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劉孝標注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衛卽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

歌謠亦有離合之體。《古謠諺》卷六象漢獻帝初京師童謠，引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一云：「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云云。〔案：見後〕案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其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近人陳光堯《謎語研究》第三章謂此謠：「但係後人事後所杜撰，不足憑信。」未知何據。又《玉臺新詠》卷十象古絕句四首，置賈充《與李夫人連句》前，當屬漢魏之作。其一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藁砧今何在」條〔案：《續歷代詩話》本作「砧藁」，誤〕云：「『藁砧今何在？』藁砧，鈇也，問夫何處也。『山上復有山。』重山爲出字，言夫不在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鑽，問夫何時當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

《文心雕龍·諧謔》云：「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辭；義欲

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學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據劉氏此言，可知當時謎語大別有二：其一體目文字，如析字之體是；其二圖象品物，則荀卿《蠶賦》之流。然曹魏諸家謎語今並無存，無由考究。《北史·藝術傳》下《徐謩傳》云：「〔徐〕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又云：「嘲王昕姓云：『有言則狂，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當為乏〔案：武英殿本作「之」，無義〕也。」即答云：「卿姓在山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鵠，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徐之才與王昕、盧元明之嘲戲，即劉氏所謂體目文字也；其目羣犬競走，即劉氏所謂圖象品物也。離合實即體目文字之一體。

孔融離合，猶未為後世之常體。後之離合詩，于每句首字析合。然孔詩則未盡然，且往往求諸指意。「漁父屈節，水潛匿方。」「漁」離「水」成「魚」字，可稱離句之首字，然全仗「潛」字指意。「興皆進止，出行施張。」乃「皆」字去「出」字，而「皆」屬第二字，「出」字亦靠「行」字指意。「呂公磯釣，口渭旁。」「呂」字離「口」字，「口」乃第二字，又靠「盍」字指意。「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域」字離「土」字，兩字皆第二字，而「無」字指意。「好是正直，女回于匡。」「回」字指意。「海內有截，隼逝鷹揚。」「截」是第四字，而「逝」字指意。「六翮將奮，羽儀未彰。」「翮」是第二字，而「未彰」指意。「地龍之蟄，傳也可忘。」「可忘」指意，「也」乃第二字。「玫瑰隱曜，美玉韜光。」「玉」是第二字，而「韜光」指意。此二句有離無合，又一異也。「無名無譽，放言深藏。」「譽」是第四字，「言」是第二字，「深藏」指意。而「按轡安行，誰謂路長。」竟是「按」去「安」成「手」，「行」字指意，末句無析合之用，又一異也。要之，孔氏之體，仍未成後世楷模。然而大輅之椎輪，若不兼求於意，讀者又焉能明之，此又不可不察。

若離合詩立有一定體式，而為後世法者，見于載籍，當推晉潘岳之《離合》為最早。其體四句離合成一字，而皆在句之首字離合。其詩云：「佃漁始化，人民穴處。〔離田字〕。意守醇樸，音應律呂〔離心字。田心合成思字〕。桑梓被源，卉木在野〔離木字〕。錫鸞〔案：中華書局本《全晉詩》作「錫鸞」，然《左傳》桓二年有「錫鸞和鈴」之辭，故據而正之〕未設，金石拂舉〔離易字。木易合成楊字〕。害咎蠲消，吉德流普〔離宀字〕。谿谷可安，奚作棟宇〔離谷字。宀谷合成容字〕。嫣然以喜，焉懼外侮〔離女字〕。熙神委命，已求多祐〔離卩字。女臣合成姬字〕。嘆彼季末，口出擇語〔離莫字〕。誰能默識，言喪厥所〔離隹字。莫隹合成難字〕。壘畝之彥，龍潛巖阻〔離土字〕。尠義崇亂，少長失敝〔離甚字。土甚合成堪字〕。全詩離合成「思楊容」

姬難堪」〕。²《離合詩考》云：「案《潘安仁集》：岳娶楊肇女。卒，有悼亡詩。容姬或是其妻名也。」觀此詩，其字之離合，往往但求形似而已，筆畫猶須更爲增減。如「害」字去「吉」字，當爲「宀」，因要合成「容」字，乃得削去一畫。又如「熙」字去「已」，當爲「熙」，因要合成「姬」字，故「火」字乃得削去。潘安仁以後之離合詩亦多如是。固不能稱離合之上乘，但亦有以見離合一體之不易工也。《離合詩考》云：「孔融以後，晉有潘岳離合詩，體式一遵孔氏。」觀二詩，殆非。

洎乎劉宋，王韶之《詠雪離合》，初爲騷體，云：「霰先集兮雪乃零，散輝素兮被簷庭。曲室寒兮朔風厲，川陸涸兮羣籟鳴〔案：「雪」字〕。」³宋孝武帝亦有騷體《離合》，云：「霏雲起兮汎濫，雨霏昏而不消。意氣悄以無樂，音塵寂而莫交。守邊境以臨敵，寸心厲於戎昭。閣盈圖記，門滿賓僚。仲秋始戒，中園初凋。池育秋蓮，水滅寒漂。旨歸塗以易感，日月逝而難要。分中心而誰寄，人懷念而必謠〔注云：「『悲客他方』字。』〕。」⁴

宋世謝靈運、謝惠連、何長瑜、賀道慶並有五言離合詩。謝靈運有《作離合》，詩云：「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加我懷繾綣，口脉情亦傷。劇哉歸遊客，處子勿相忘〔注云：「『別』字。』〕。」⁵謝惠連《離合詩》二首云：「放棹遵遙塗，方與情人別。嘯歌亦何言，肅爾凌霜節〔注云：「『各』字。』〕。」「夫人皆薄離，二友獨懷古。思篤子衿詩，山川何足苦〔注云：「『念』字。』〕。」⁶又《夜集作離合》云：「四座宴嘉賓，一客自遠臻。九言何所戒，十善故宜遵〔案：當是「此」字〕。」⁷何長瑜《離合詩》云：「宜然悅今會，且怨明晨別。肴蕪不能甘，有難不可雪〔案：似是「安」字，「安」即「守」也〕。」⁸賀道慶《離合詩》云：「促席宴閒夜，足歡不覺疲。詠歌無餘願，永言終在斯〔注云：「『信』字。』〕。」⁹自潘岳而後，迄於唐末皮日休、陸龜蒙新體以前之離合詩，除陶弘景所系外〔見後〕，皆四句析合成一字。謝靈運「別」字離合，六句析合成一字，其體實與諸作稍異。

齊梁以降，離合作者咸宗五言。齊王融《離合賦物爲詠》云：「冰容慚遠鑒，水質謝明暉。是照相思夕，早望行人歸〔注云：「『火』字。』〕。」¹⁰齊石道慧《離合詩》云：「好仇華良夜，子歡我亦欣。吳穹出明月，一坐感良辰〔注云：「『娛』字。』〕。」¹¹梁元帝《離合》云：「沈寥雲初靜，水木備春光。龜定方無遠，合浦不難航

²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晉詩》卷四。

³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宋詩》卷二。

⁴ 《全宋詩》卷一。

⁵ 《全宋詩》卷三。

⁶ 同前。

⁷ 同前。

⁸ 《全宋詩》卷五。

⁹ 同前。

¹⁰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齊詩》卷二。

¹¹ 《全齊詩》卷四。

〔案：「龍」字〕。¹²皆五言。

梁蕭巡五言《離合詩贈尚書令何敬容》云：「伎能本無取，支葉復單貧。柯條謬承日，木石豈知晨。狗馬誠難盡，犬羊非易馴。數頓既不似，學步孰能真。寔由秦朝典，是曰蠹弊倫，俗化於茲鄙，人塗自此分〔注云：「『何敬容』字。』」〕。¹³《南史·何尚之傳》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恠為時所嗤鄙。」又云：「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

陳沈炯五言《離合詩贈江藻》云：「開門枕芳野，井上發紅桃。林中藤葛秀，木末風雲高。屋室何寥廓，至士隱蓬蒿。故人外賞，文酒易陶陶。友朋足諧晤，又此盛詩騷。朗月同攜手，良景共含毫。爨巴有妙術，言是神仙曹。百年事偃仰，一理詎相勞〔注云：「閑居有樂。』」〕。¹⁴

庾信《春日離合》二首云：「秦春初變曲，未有逐琴心。明年花樹下，月月來相尋〔注云：「『春』字。』」〕。」「田家足閒暇，士友暫流連。三春竹葉酒，一曲鷓鴣弦〔注云：「『日』字。』」〕。¹⁵

上所引詩，離合之法不異也。梁陶弘景《真誥》卷二《運象篇》系誥命云：「曾參出田，丹心同舟。素系三遷，來庇方頭。」弘景自注云：「此四句是離合作『思玄』字，即長史之字也。」又云：「右紫微王夫人所喻，令示許長史。」然此四言四句體制未嚴，較諸孔融，已覺稍疏；見於離合已有定式之南朝，尤覺不經。

《北史·斛律金傳》云：「挺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卻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挺。挺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卻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挺由是懼。」此乃屬體目文字及圖象品物相混之謎語。當時離合已有定式，實不能當離合之名，而本傳亦無言此數語是離合。蓋因《離合詩考》云：「《北史·斛律金傳》所載五言離合，亦率意不經。」故舉而辨之耳。

隋祚短促，離合之製靡聞。迄於唐初，其體未絕。《舊唐書·元萬頃傳》云：「元萬頃，洛陽人。」又云：「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總管記室。別帥馮本以大軍援裨將郭待封，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為？必斬之。』萬頃為解釋之，乃止。」《唐詩紀事》卷五以詩屬元萬頃，云：「從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管記。勣令別將赴平壤，糧不及期。萬頃作離合詩密報勣。勣曰：『軍機切遽，何以詩為？』欲斬之。言狀乃免。」此詩已不存，然想其體當如南北朝之常製，唯其不用指意，方可防「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也。

¹²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梁詩》卷三。

¹³ 《全梁詩》卷十。

¹⁴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陳詩》卷二。

¹⁵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北周詩》卷二。

逮乎唐中葉，權、張贈答，同僚庶和，蔚成篇什。見於《全唐詩》者，現一一彙於後：

權德輿《離合詩贈張監閣老》云：「黃葉從風散，共〔《全唐詩》作「暗」，注云：「一作『共』。」案：「共」字是〕嗟時節換。忽見鬢邊霜，勿辭林下觴。躬行君子道，身負芳名早。帳殿漢官儀，巾車塞垣草。交情劇斷金，文律每招尋。始知蓬山下，如見古人心〔注云：「『思張公』。」〕。」¹⁶

張薦《奉酬禮部閣老轉韻離合見贈》云：「移居既同里，多幸陪君子。弘雅重當朝，弓旌早見招。植根瓊林圃，直夜金闈步。勸深子玉銘，力競相如賦。間闕向春闈，日復想光儀。格言信難繼，木石強爲詞〔案：乃「私權閣」字〕。」¹⁷

崔邠《禮部權侍郎閣老史館秘監閣老有離合酬贈之什宿直吟翫聊繼此章》云：「脉脉羨佳期，月夜吟麗詞。諫垣則隨步，東觀方承顧。林雪消豔陽，簡冊漏華光。坐更芝蘭室，千載各芬芳。節苦文俱盛，即時人竝命。翩翩紫霄中，羽翮相輝映。〔案：乃「詠簡篇」字〕。」¹⁸

楊於陵《和權載之離合詩》云：「校德盡珪璋，才臣時所揚。放情寄文律，方茂經邦術。王猷符發揮，十載契心期。晝遊有嘉話，書法無隱辭。信茲酌和美，言與芝蘭比。昨來恣吟釋，日覺祛蒙鄙〔案：乃「效三作」字〕。」¹⁹

許孟容《答權載之離合詩》云：「史〔注云：「一作『敏』。」案：「史」，疑「吏」之誤。〕才司秘府，文哲今超古。亦有擅風騷，六聯文墨曹。聖賢三代意，工藝千金字。化識從臣謠，人推仙閣吏。如登崑閩時，口誦靈真詞。孫簡下威鳳，系霜瓊玉枝〔案：第一字是「四」，第三字是「好」。第二字：中唐人以「圣爲聖，以老」爲怪。聖，今俗作「圣」，或仍舊俗而誤。「聖」或即「怪」字，然無考矣。上章「效三作」，下章「五非惡」，此章「四怪好」，似不至無迹可尋〕。」²⁰

馮伉《和權載之離合詩》云：「車馬退朝後，聿懷在文友。勳詞宗伯雄，重美良史功。亦曾吟鮑謝，二妙尤增價。雨霜鴻唳天，巾樹鳥鳴夜。覃思各縱橫，早擅希代名。息心欲焚硯，自覩陪羣英〔案：乃「五非惡」字〕。」²¹

潘孟陽《和權載之離合詩》云：「詠歌有離合，永夜觀酬答。簡中操綵牋，竹簡何足編。意深俱妙絕，心契交情結。計彼官接聯，言初並清切。翔集本相隨，羽儀良在斯。烟雲競文藻，因喜翫新詩〔案：乃「詞章美」字〕。」²²

16 《全唐詩》第五函第八冊。

17 《全唐詩》第五函第九冊。

18 同前。

19 同前。

20 同前。

21 同前。

22 同前。

武少儀《和權載之離合詩》云：「少年慕時彥，小悟文多變。木鐸比羣英，八方流德聲。雷陳美交契，雨雪音塵繼。恩顧各飛翔，因詩睹瑰麗。傅野絕遺賢，人希有感遷。早欽風與雅，日詠贈酬篇〔案：乃「才思博」字〕。」²³

八詩轉韻之式全同。

貞元間，馬總有《贈日本僧空海離合詩》，《全唐詩逸》卷中有載。詩云：「何乃萬里來，可非銜其才。增學助玄機，土人如子稀。〔案：「僧」字〕題下注引釋空海《性靈集序》云：「和尚昔在唐日，作離合詩贈土僧唯上。泉州別駕馬總，一時大才也，覽則驚怪，因贈詩云。」可知釋空海在中國亦有離合詩，弟不存耳。

降及唐末，皮日休與陸龜蒙唱酬，篇章特富，或析合字，或析合辭，其法與前迥異，只以句之末字合下句之首字。此離合者，合其已離之字也。

陸龜蒙有《閑居雜題》五首，自注云：「以題十五字離合。」《鳴蝸早》云：「閑來倚杖柴門口，鳥下深枝啄晚蟲。周步一池銷半日，十年聽此髮如蓬。」《野態真》云：「君如有意就田里，予亦無機向藝能。心跡所便唯是直，人間聞道最先憎。」《松間樹》云：「子山園靜憐幽木，公幹詞清詠華門。月上風微蕭灑甚，斗醪何惜置盈尊。」《飲巖泉》云：「已甘茅洞三君食，欠買桐江一朶山。巖子瀨高秋浪白，水禽飛盡釣舟還。」《當軒鶴》云：「自笑與人乖好尚，田家山客共柴車。干時未似棲廬雀，鳥道閑攜相爾書。」²⁴

皮日休有《奉和魯望閑居雜題》五首。《晚秋吟》云：「東臯煙雨歸耕日，免去玄冠手刈禾。火滿酒爐詩在口，今人無計奈儂何。」《好詩景》云：「青盤香露傾荷女，子墨風流更不言。寺寺雲蘿堪度日，京塵到死撲侯門。」《醒聞槍》云：「解洗餘醒晨半酉，星星仙吹起雲門。耳根莫厭聽佳木，會盡山中寂靜源。」《寺鍾暝》云：「百緣斗藪無塵土，寸地章煌欲布金。重擊蒲牢哈山〔案：「哈」、「山」皆平聲，不合近體規格。〕日，冥冥煙樹睹棲禽。」《砌思步》云：「欄欄古薛繡危石，切切陰蜚應晚田。心事萬端何處止，少夷峯下舊雲泉。」²⁵

陸龜蒙復有《藥名離合夏日即事》三首云：「乘屐著來幽砌滑，石甕煎得遠泉甘。草堂祇待新秋景，天色微涼酒半酣〔案：滑石、甘草、景天。下叻此〕。」「避暑最須從樸野，葛巾筠席更相當。歸來又好乘涼釣，藤曼陰陰著雨香。」「窗外曉簾還自卷，柏煙蘭露思晴空。青箱有意終須續，斷簡遺編一半通。」²⁶

皮日休則有《奉和魯望藥名離合夏日即事》三首云：「季春人病拋芳杜，仲夏溪波繞壞垣。衣典濁醪身倚桂，心中無事到黃昏。」「數曲急溪衝細竹，葉舟來往盡能通。

²³ 同前。

²⁴ 《全唐詩》第九函第十冊。

²⁵ 《全唐詩》第九函第九冊。

²⁶ 《全唐詩》第九函第十冊。

草香石冷無辭遠，志在天台一遇中。」「桂葉似茸含露紫，葛花如綬蘸溪黃。連雲更入幽深地，骨錄閑攜相獵郎。」²⁷

皮日休復有《懷錫山藥名離合》二首云：「曠竇養泉容泱泱，明園護桂放亭亭。歷山居處當天半，夏裏松風盡足聽。」「曉景半和山氣白，薇香清淨雜纖雲。實頭自是眠平石，腦側空林看虎羣。」²⁸

陸龜蒙則有《和襲美懷錫山藥名離合》二首云：「鶴伴前溪栽白杏，人來陰洞寫枯松。蘿深境靜日欲落，石上未眠聞曉鐘。」「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攜詩藁，本是吳吟蕩槩郎。」²⁹

皮日休復有《懷鹿門縣名離合》二首云：「山瘦更培秋後桂，溪澄閑數晚來魚。臺前過雁盈千百，泉石無情不寄書。」「十里松蘿陰亂石，門前幽事雨來新。野霜濃處憐殘菊，潭上花開不見人。」³⁰

陸龜蒙則有《和襲美懷鹿門縣名離合》二首云：「雲容覆枕無非白，水色侵磯直是藍。田種紫芝餐可壽，春來何事戀江南。」「竹溪深處猿同宿，松閣秋來客共登。封逕古苔侵石鹿，城中誰解訪山僧。」³¹

案藥名詩、縣名詩，六朝人均嵌其名於一句中，皮、陸以離合相雜，殆欲於摸擬中翹新法也。然藥名與縣名離合，並非折合字，而是折合辭，此乃自孔文舉離合以來未有之體。

實則折合辭體，張籍且在皮、陸之前。《答鄆陽客藥名詩》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³²除半夏在句中，餘皆以離合相雜，尤以枝子及桂心與皮、陸之體全同。

比及趙宋，離合之體式微，獨孔平仲所作不少。《清江三孔集》卷二十六載平仲《離合轉韻寄常父》云：「舒州寄官舍，舍在潛峯下。密邇豫章城，山川無十程。音書常絡繹，日日通消息。況復多唱酬，兄墳弟竿笛。秋風鳴竹林，火退避新金。悵望南來雁，長年空此心。」《寄孫虢州》云：「鰕鮪飲石乳，魚中最溫補。字畫尙茫然，何由食鮮〔闕字〕。漆林自小足，水繞庵前竹。君性本情高，伊人又閒熟。三堂秋際餘，一枕夢回初。斤斧卻無事，新詩或起予。」二詩皆不知離合何字。

又載《藥名離合四時》四首云：「草滿南園綠，青青復間紅。花開不擇地，錦繡逕相通。」「漿寒飲一石，蜜液和巖桂。心渴望天雨，星河燦垂地。」「參旗挂疎木，通夕涼如水。銀漢耿半天，河橋暝煙紫。」「雪片擁羶垣，衣裘冷如甲。香醪不滿榼，藤

27 《全唐詩》第九函第九冊。

28 同前。

29 《全唐詩》第九函第十冊。

30 《全唐詩》第九函第九冊。

31 《全唐詩》第九函第十冊。

32 《全唐詩》第六函第六冊。

枕欹殘臘。」又《藥名離合寄孫虢州》云：「孫八遠在虢，丹霞絢崔蒼，耳目雖清遠，志願多參商。陸沈衆人中，白首滯鉛黃。耆英紹前烈，當復佐興王。」「朴也纔通貫，衆安無吠狗。杞菊飯家常，山前消畫漏，蘆雁來蔽空，青眼思朋舊，歷日驚晚景，天涯情更厚。」此體本自皮、陸，然末句與首句離合藥名，則爲二氏所無。

章樵《古文苑》注引蘇軾「硯蓋」字離合云：「研石猶在，峴山已頽。姜女既去，孟子不來。」³³硯蓋離合之法爲一句離一字偏旁，似孔融之「按轡安行」，兩句合爲一字。全詩如此，唯東坡有之。

明徐師曾《詩體明辨》「離合詩」序說云：「按離合詩有四體：其一，離一字偏旁爲兩句，而四句湊合爲一字，如『魯國孔融文學』〔案：此例非是，已見前。〕、『思楊容姬難堪』、『何敬客』、『閑居有樂』、『悲客他方』是也；其二，亦離一字偏旁爲『兩句，而六句湊合爲一字，如『別』字詩是也；其三，離一字偏旁於一句之首尾，如松間對』、『飲巖泉』、『砌思步』是也；其四，不離偏旁，但以一物二字，離於一句之首尾，而首尾相續爲一物，如藥名離合是也。」序說未及蘇軾之體，尙欠該盡。

詩中有藏頭、歇後之體，又有口字詠。藏頭詩是離字之體，歇後詩是離辭之體，口字詠則以同一偏旁合他字。雖非離合，亦具其體之一端，因並埒于後：

《詩體明辨》卷十六「離合詩」序云：「藏頭詩則每句頭字皆藏於每句尾字也。」《回文類聚》卷二載白居易藏頭拆字詩，名《遊紫霄宮》，詩句串成環狀〔見埒圖〕，讀之則爲：「水洗塵埃道味嘗，甘於名利兩相忘。心懷六洞丹霞客，口誦三清紫府章。十里探蓮歌達旦，一輪明月桂飄香。日高公子還相覓，見得山中好酒漿。」

《皇朝文鑑》卷二十九載孔平仲藏頭詩二首，其一《寄賈宣州》云：「高會當年喜得曹，日陪宴衍自忘勞。力回天地君應憊，心狹乾坤我尙豪。豕亥論書非素學，子孫千祿有東臯。十年求友相知寡，分付長松蔭短蒿。」其二《呈章子平》云：「王駱聲華星斗榜，方州投老憩甘棠。木逃剪伐枝長碧，石耐鏽磨性有常。巾褚藏經勤問學，子孫傳業富文章。十年留落歸何暮，日聽除書侍玉皇。」平仲尙有藏頭詩多首，見《清江三孔集》卷二十六及二十八。

修辭學藏辭亦有藏頭之名，析辭而藏匿其前截，以餘截代其義。然此自與藏頭詩之藏頭不同。

歇後乃析辭之體，而所隱藏之本字或辭在後截。世頗有歇後語。全詩皆歇後者，唐世有見。《全唐詩》載封抱一《歇後》一首，題下注云：「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用千字文語嘲之。」詩云：「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是以前本語乃「面作黃，鼻有塞。既無明，何勞短」也。詩後又注云：「一說：人有患側眼及翳，又有患鼻癢者，互嘲。一云：「眼能日月盈，爲有陳根

33 《古文苑》卷八。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委。」一云：「不別似蘭斯，都由雁門紫。」³⁴其所藏者，乃「昞」、「醫」、「馨」、「塞」四字也。

《全唐詩》又有李濤答弟婦歇後語，題下注云：「濤弟澣，娶寶尚書女，年甲已高。出參，濤望塵下拜曰：『只將謂親家母。』又作歇後語云云，聞者莫不絕倒。」其語云：「慙無寶建，媿作梁山。」³⁵此乃以人名作歇後，即「慙無德」及「媿作伯」。

《詩體明辨》「離合詩」序云：「他如口字詠，則字字皆藏口字也。」《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載陳沈炯和蔡黃門口字詠絕句云：「囂囂宮閣路，靈靈谷口閭。誰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又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錄《漫叟詩話》載黃庭堅戲題云：「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憊懣。晴暉時晦明，謔語諧讕論。草萊荒蒙籠，室屋壅塵盆。僮僕侍偏側，涇渭清濁混。」此亦近口字詠之體，獨每句自為偏旁耳。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³⁴ 《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八冊。

³⁵ 同前。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f the *Li-ho* Form in Chinese Poetry

(A Summary)

Richard M. W. Ho

The *li-ho* form in Chinese poetry consists of splitting and joining characters in a poem so as to produce other meaningful characters.

This anagrammatic form in poetry is said to have been first attempted by K'ung Jung (153-208) of the Eastern Han (25-220). He wrote a four-character poem which also serves as a set of instructions for splitting and joining characters in the poem to form the name of his native place, his surname, given name and courtesy name.

It was not until the Western Chin (265-317) that P'an Yüeh (d. 300) composed a four-character *li-ho* poem which does not resort to arbitrary instructions. This new method is made up of the following steps: Remove from the first character of the first line the first character of the second line, which is either a radical or a combination of radicals in the first character of the first line. This subtracting act causes a new radical or new radicals to be formed. Then, apply the same treatment to the first characters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lines. The remainders of the two subtractions are then put together to form a new character. The next four lines undergo the same process. P'an Yüeh's poem, which has twenty-four lines, produces six characters to make up a phrase. This method was followed by most later writers of *li-ho* poems. Extant material shows Hsieh Ling-yün (385-433) to have been the first writer of such poems with five-character lines.

The *li-ho* form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On one occasion, Ch'üan Te-yü (759-818) wrote a five-character *li-ho* poem of twelve lines, producing a phrase of three characters. This pattern was imitated by a great many of his contemporaries. Chang Chi (fl. 790) once wrote a seven-character *chüeh-chü* in which the last character or characters of a line is linked by the first character or characters of the following line to form the name of a herb. This technique was unsparingly used by P'i Jih-hsiu (fl. 870) and Lu Kuei-meng (fl. 870). They also composed *chüeh-chü* in each of which the last character of a line is joined by the first character of the following line to form a new character, making a three-character phrase. Both techniques the poets termed *li-ho*, which took on the new meaning of joining what have been split.

As the T'ang dynasty came to an end, the poetic form of *li-ho* also passed its zenith.